

通訊處：北平市黨部街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週刊編輯處

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目錄

甚麼是「新國音」？	白濤洲
數字一到十的讀音和用法	牛繼昌

甚麼是「新國音」？

白濤洲

「新國音」這個詞兒是上海一班國語界的同志們叫出來的，顧名思義，當然是對舊國音而言。老實說，這個詞兒不能算好。國音本無所謂新舊，而修訂字音又是隨時不能避免的事實，民九教育部頒布國音字典令中有幾句話說得好：

語言本隨交通而遞有變遷，法令當順時宜而漸圖改進。此後當廣徵各方面之意見，與發音學、聲韻學、言語學等專家之所討論，俟事實上有所修訂之必要時，再行需會解決。

這麼一種隨時要作的事如何可以稱之為「新」？而隨時刪改的音也將不勝其「舊」！況且「新國音」三字連在一起，彷彿與舊國音全不相干，儼然是對立的關係。其實並不至於那麼嚴重。民九頒布國音字典令中有云：

北京音中所含官音比較最多，故北京音在國音中適佔極重要之地位，國音字典中所注之音，什九以上與北京音不期而暗合者，即以此故。惟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與普通音不合，且與北京人讀書之正音不合，……北京

音之合於普通音者，當然盡量採取。至北京一隅之土音，無論行於何地均為不便者，則斷難曲從。

而這次修正的國音常用字彙說明中也說：

本書所定的音，是以現代的北平音為標準的。但是所謂以現代的北平音為標準者，係指「現代的北平音系」而言，並非把北平的一切讀法整個兒搬了過來，就靠國音。

兩兩相較，可見並不是全不相涉的新舊兩物，不過把舊字典中不及十分之一的非北平音，修改成北平音而已。俗語說：「整舊如新」，然而也不過「如新」罷了，萬不能「化舊成新」。所以充其量根據「是以現代的北平音為標準的」這句話，稱之為新標準的國音，也就夠了，逕稱為「新國音」似乎不大妥當。

有人問：新舊國音都不過名稱問題。實際上標準變更了，到底變更的理由和變更的經過是怎樣的呢？這便是本文所要敘述的。

原來所謂舊國音，指的是民二規定民九公布的國音字典中的國音。

那本字典，是在民二開讀音統一會時，用取決多數的方法共同商定的。取決多數在理論上本是最好的方法，但用於決定一本字典的讀音則頗嫌不大合適。一本字典的讀音要有一個整個的系統，而在會議的形式下則因意見的龐雜和每天出席人數的不同，不免要支離破碎。所以那本字典剛出世便經過了一番修正。但這還是事實上的缺憾，此外還有一個根本的缺欠，就是國音的對象沒有認清。大抵那時候熱心提倡國語人們心目中的國音，就是當時的所謂官音。而這官音又是什麼呢？錢玄同先生解釋得好：

原來它便是元朝底北京音底變相。元朝的北京音，靠了當時新創的平民的文學——雜劇——底勢力，普及得很快，到了明初，政府所撰「一代官書」的洪武正韻便不能不以元朝的「私家著述」的中原音韻為藍本了。但中原音韻是完全沒有入聲的，對於舊入聲字的處理是與廣韻完全相反的。多數的區域實際上雖然已經用了這樣的音，可是社會上能夠客觀的研究實際現象的明白人是很少的；自己底嘴分明已經「變古」了，但發為議論還要「是古非今」，並且還要強說自己是「守古不

變」的，這樣底人，現在還是很多，在明初當然比現在更多了。洪武正韻究竟是「一代官書」，雖實際上不能不用中原音韻，而表面上却還得要披上一張廣韻底舊皮，所以仍列入聲，並且入聲底配法還是一仍廣韻底舊貫。既列入聲，自然這些入聲字底讀音不能照中原音韻那樣分讀為陰，陽，貴，去了。但實在是用了元朝的北京音，若竟添上廣韻派底入聲三系，這樣「重牛角馬」式的音又是高高調和不開的，自然只好採用江浙等處的入聲了（即附「聲韻」）。用了這個含糊不清的入聲，一面既可含糊算做附聲的韻底入聲，一面又可含糊算作單韻和複韻底入聲；對於廣韻和中原音韻兩種系統絕不相同的音都可以勉強對付過去了。此外又略略改了些中原音韻底字音以便敷衍南方人。……

這一段雖是解釋「官音」的來歷，正可以拿來說明民二前後大家對於國音的認識，而國音字典，就恰像洪武正韻一類的產物。所以傳布未久，許多人提議修改。民國十三年二月，錢玄同先生為任一厂先生的國語發音學作序，不啻宣布了這本國音字典的死期。她說：

若我們研究近年來傳播國語的實際狀況，我要打開窗子說亮話，這五年以來傳播的國語實在就是北京話。那所謂「國音」，國語以普通官音，普通官話為標準而不是北京音，北京話「這句話，不過是一句好听的門面話，正與洪武正韻分明用了中原音韻為藍本而表面上偏要做得毫不相干的一樣。尤其相像者，洪武正韻中添上一個入聲，現在也添上一個入聲，洪武正韻改了些中原音韻底字音，現在也改了些北京底字音……洪武正韻底音無妨不倫不類，「重牛角馬」，而現在底國音國語則必須流麗自然才行，所謂「普通官音」也者，老實說便是「藍青話」。這不但是種矯揉不自然的東西，而且它底自身便是最不統一的。矯揉不自然且不管，不統一當然不行，然則只好在紛歧的狀態之中甲方取幾分之幾，乙方取幾分之幾，丙方取幾分之幾。這樣一個「四不像」說穿了豈不可笑！但是果能照這樣製成了嗎？沒有！沒有！大家儘管努力向製造「四不像」的方面走，可是結果大得其反，十分之九以上都是北京音，只留不足十

分之一的「四不像」！為什麼會得到這樣的結果呢？老實說吧：自來大家對於「什麼是官音，官話？」這個問題，攝形之中有一個共同的標準，「合於北京音，北京話的便是」。口齒伶俐的人便勉力大揮指頭說他道：「您底官話真說得好！」口齒笨拙的爭強辯論地拗了半天，說成一個「四不像」，聽的人不免要「老子阿之」地對他道：「你也會說藍青官話了！」因為官音官話底標準實際上是如此，所以合許多人來製造「四不像」，結果會鬧到十分之九以上都是北京音。自來的標準官音，官話既是北京音，北京話；定國音的人努力想製造「四不像」，結果還是有十分之九以上用了北京音；五年以來傳播國語，實際上是傳播北京話，那從今以後學國音，國語的人們乾乾淨淨地學北京音，說北京話，乃是必然的趨勢了。

自從這一陣痛快淋漓的過論發表，國語會就決定著手修改國音字典，上海的一班國語界同志們，慢慢的也把「新國音」這個名詞叫出來，這便是國音標準變遷的一段歷史。（未完）

數目字一到十的讀法和用法

牛繼昌

數目字很多，本文所述，只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這十個數字的讀法和用法。在未寫正文以前，先須聲明幾件事，寫在下面：第一，本文所述的讀法和用法，是專就標準國音的產地北平市而言；但其中也許攙雜些北平本地的方言。至於其他各地的方言，土語，則不曾談到。第二，本文所述讀法，尤其是用法，都僅是個人所聽到，當然不敢說完全。好在本文目的在引起讀者的同情，起來加以批評，研究，指正，補足，那麼也就不願簡陋的寫出來了。第三，篇幅有限，所有關於舉例方面，不能詳盡。以上三點，都要請編者先生和讀者諸君原諒的！

由一到十這十個數字，因為用法不同，積成習慣，所以讀音上也生了歧異。差不多怎樣用這一個數字，就要一定讀什麼樣的音。其中也有可以通用的，但為數較少。現在我依次把十個數字列在下面；於每數字下條舉其讀音的種類；每類下說明其用法，並舉例證明。

- 【一】A, 讀I(陰) 用做單個數目時；如「一」，二，三，四；第「一」；十「一」；二十「一」等等。
B, 讀I(陽) 後多加量詞「個」，不單用；如「一個」，「一」次；「一」個銅子；「一」個人；「一」個大兵；「一」輛汽車等等。
C, 讀I(去) 後必加量詞如「斤」，「尺」，「斗」等等，或名詞，或其他字；如「一」斤雜合麵，「一」尺粗洋布，「一」斗老玉米，「一」百，「一」千，「一」兩四，「一」人作頭一人當，等等。

- D, 讀I(陰) 用以數日子或小孩子的乳名；如初「一」，小「一」，等等。
【二】A, 讀儿(去) 用做單獨數目時；如「二」，三，四，五；第「二」，十「二」，初「二」，等等。
B, 後加量詞或名詞；如「二」斤肉，「二」尺布，「二」斗米，「二」月，「二」人等等。
B, 讀儿(貴) (寫作爾) 後帶帶量詞「個」或其他量詞；如「兩」個人，「兩」匹馬，「兩」輛車，等等。
C, 讀儿(貴) (寫作爾) a, 單用，如「一個」，「倆」，「仨」等等。
b, 後不帶量詞，而與名詞連用；如「倆」人，「倆」馬，「倆」狗，等等。
【三】A, 讀四(陰) a, 單用；如一，二，「三」四，五，等等。
b, 後加量詞或名詞；如「三」個人，「三」匹馬，「三」年，「三」月等等。
B, 讀四(陽) 後必加量詞或名詞；如「三」個人，「三」輛車，「三」月等等。
C, 讀四(陽) (寫作仨) a, 單用；如「一個」，「仨」等等。
b, 後不帶量詞而與名詞連用；如「仨」人，「仨」車，「仨」狗等等。
D, 讀四(陰) 用作小孩子的乳名或人的綽號；如小「三」，小李「三」，「三」等等。
【四】A, 讀五(去) a, 單用；如三，「四」，五，六等等。
b, 後加量詞或名詞；如「四」匹馬，「四」月，「四」年，「四」斤麵等等。

- B, 讀一(去) 後不帶量詞而與名詞連用；如「四」人，「四」馬等等。
C, 讀五(去) 用做小孩子名或人的綽號，如小「四」，杜小「四」等等。
【五】A, 讀X(貴) a, 單用；如一，二，三，四，「五」等等。
b, 後帶量詞或名詞；如「五」個人，「五」匹馬，「五」月，「五」升糧食等等。
B, 讀X-X(貴) 後不帶量詞而與名詞連用；如「五」人，「五」個子，「五」當「五」，(俗稱舊曆正月初五日曰「破五」)。(俗稱舊曆五月五日端陽節為「五當五」)
【六】A, 讀六(去) a, 單用；如三，四，五，「六」等等。
b, 後帶量詞或名詞；如「六」個人，「六」斤菜，「六」月，「六」年，「六」天等等。
B, 讀六-X-X(去) 後不帶量詞而與名詞連用；如「六」人，「六」狗等等。
C, 讀六X(去) 用做人名或日子名；如小「六」，禿「六」，過正月十「六」再走吧！等等。
【七】A, 讀七(陰) a, 單用或作日子名；如四，五，六，「七」；初「七」，「七」月「七」等等。
b, 後加量詞或名詞；如「七」尺布，「七」隻貓，「七」年，「七」天，「七」個「七」，「七」個人，「七」個狗，「七」輛車，「七」月等等。
B, 讀七(陽) 後多加量詞「個」或其他量詞或名詞；如「七」個「七」，「七」月等等。
C, 讀七X(貴) 九名或日子名；小「七」，「七」等等。

- 【七】，讀六「七」等等。
【八】A, 讀八(陰) a, 單用或作日子名，人名；如六，七，「八」；初「八」，老「八」，等等。
b, 後加量詞或名詞；如「八」斤油，「八」斗小米，「八」匹馬，「八」年，「八」天，等等。
B, 讀八(陽) 後多加量詞「個」或其他量詞或名詞；如「八」個人，「八」輛車，「八」月，等等。
C, 讀八X(去) 不單用；如七「八」十子，百「八」十個，千「八」百，又如俗稱王「八」，等等。
D, 讀八X(陰) 人名或日子名；小「八」，花臉趙「八」，初七「八」，等等。
【九】A, 讀九(貴) a, 單用或作日子名，人名；如六，七，八，「九」；初「九」，「九」月「九」，老「九」，等等。
b, 後多加量詞「個」或其他量詞或名詞；如「九」個人，「九」輛車，「九」年，等等。
B, 讀九X(陽) 不單用；如「九」百，「九」把刀，「九」九八十一，等等。
C, 讀九X(貴) 用做人名或日子名或其他名；如小「九」，初八「九」，五「九」，至「九」等等。(擲骰子賭博的點有所謂「四七十」，「五九」等。又牛兒牌中之九點，叫做「歪九」)
【十】A, 讀十(陽) a, 單用或日子名，人名；如七，八，九，「十」；初「十」，正月二「十」，老「十」頭，等等。
b, 後加量詞或名詞；如「十」個牛，「十」口缸，「十」月，「十」年，「十」人，等等。
B, 讀十(去) 不單用；如二「十」子，三「十」子，

- 四「十」五個略略等等。
D, 讀十(去) 後面不帶他字；如二「十」，五「十」，九「十」等等。
D, 讀十(陽) 人名日子名或其他；小「十」，臘月三「十」，又俗稱差不多叫做八九不離「十」等等。
牛先生下筆就聲明：「本文所述讀法，尤其是用法，都僅是個人所聽到的，當然不敢說完全。好在本文目的在引起讀者的同情，起來加以批評，研究，指正，補足，那麼也就不願簡陋的寫出來了。」這種謙虛的態度，是值得贊揚的。
編者對於這個問題毫無研究，本不敢輕易置喙；不過對於研究的方法上，願意向牛先生供獻一點兒意見。
在研究這十個字的讀法上，我們應先著眼在牠們的「讀法」上；如聲調的變化是否因上下字讀音的影響之類。不可貿然就斷定是受了下邊所加的字意義。因為用下字的意義來區別上字的讀音，偶然碰到幾個同聲調的字，會一時被他騙過的。假如我們換個方法，著眼在牠下邊的字的讀音上，結果也許比牛先生現在的研究妥當一點兒。且用「一」字為例。「一」字的讀法，據牛先生所舉，計有三種：一陰平，二陽平，三去聲。若拿牛先生舉的例讀音上來研究，如：
陰平 一，二，三，四，十一，二十一等等。
陽平 一個，一次，一輛，去聲 一斤，一人，一尺
立刻可以得下列的結論：
1. 單字讀陰平；
2. 字後接聲調時讀陽平；
3. 下接聲調平聲上聲字讀去聲。
據此則無論聲調如何，都可以

迎刃而解。如一塊，一頓，一水，一寸，一月，一幅，必須讀陽平；而一尺，一碗，一回，一年，一天，一斤必須讀去聲。這原是下字聲調的關係，和字的意義是不相干的。
試再拿這個方法來研究其餘的幾個字，也都可以說「剛剛恰好」。如「七」「八」兩字，雖沒有去聲的讀法，但陰陽平讀法之分，也是合於上述結論的，即下接去聲字讀陽平，此外均讀陰平，如八月，七輛之類，都因為下字是去聲的關係。
又如「五」「九」兩字，都可以讀陽平(牛先生只舉了「九」字，落了「五」字)這是下接字是上聲的關係，如牛先生所舉九百，九把刀，九九八十一，試把「九」字換作「五」字，依然要讀陽平。原來上聲字下一字也是上聲，第一個上聲字須變陽平，這是國語讀法上的一條定律(參閱趙元任國語留聲片課本甲種第二十七頁)。
至於十之讀去聲。實際上並不是，乃是一個不甚清楚的聲調，平常叫作輕聲。「三」之讀陽平，似乎不是北平的讀法。
其他如「二」之讀「倆」如Y，「三」之讀「仨」AY，「五」之讀五哇……這問題，趙元任先生有一篇極詳細的討論，發表在民十六六月出版的東方雜誌上(第二十四卷第十二號頁八五——八八)，題目是「倆仨哇」，本刊第十五期，也會略有討論，都值得牛先生參考一下的。【編者附識】
代 郵
陳寒 劉繼 劉繼 劉繼：
發來石頭太軟，不能測，破諸領四。